國朝宮史續編

大學士臣慶桂等跪

奏臣等奉

勅纂輯

國朝宮史續編告成恭呈

御覽謹奉

表上

進者伏以

宸居端紫極帟羅儆八會之圖

天府麗珠躔耀藻祕三霄之籍

福崇堂構亶彰
御宇之鴻規
心亶奏楷式篤紹
庭之令緒惟議禮制度考文是爲王者三重必身修
家齊國治而后天下太平
綈条發函瑤編頒紀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
上言竊惟周官馭內義昉禮經爾雅釋宮名
參王制緒六朝之簿錄殿廷首冠黃圖冊一
志於史通禁闥備臚井地自夫元入楄載祇

沿門牓標題降而明季奄書竊述宮家瑣事
體原鮮要詞且不經屢封五秩之遺鑑脈于
秋之炯敬遡我
高宗純皇帝化被久徵
政治端本著百餘年肅清之
國典綜卅六卷詳備之宮規
令宣鑄鐵以猶新
誡述卧碑而倶古龍圖璀璨皆世為天下法之程鵷
綸深嚴無不許外人知之秘讀一章之

發諭臚四事之
傳心是則是傚以守
先丕顯丕承而
啟後顧惟
神謨
聖德積歲月以增富亦且史筆士言陋見聞之未悉
疇允博通乎穹故類皆懸揣乎
舩棱從未有叠采彂雲重光繪日
文

武布方策廣姬書百版之儲
充
舜協勳華續唐典一編之舊如
今日者也欽惟
皇帝陛下
嘉會建元
慶符毓瑞
帝出乎震契
東朝炷祝之簪星共於辰

御北斗杓旋之正
祥肇初基之履作
恩依繼德之那居極茂軌於盈廷總鴻章於
當宸逭閱
親政三年之久聿念
貽徽冊載以來典富珠囊
訓藏金檢
鑒館局紬書之近
畀儒臣給札之榮考時裁洽以重熙即事撰分而

證古仍史家續志之例攡目六門舉
皇朝大內之經恢綱百代麗斷脫霖屢家
乙覽之
賜裁俊計成編適屆丙孫之周紀荷
宣覩於鉅製加弁首之
序言反誦再三傾心倍萬條貫
叙文之要旨莞闕
蕭述之精心闡雍詁定中之篇追鄗雖復古之雅
源

盛京之

開國

儉留土壁糠燈緬

章祖之宅都梓增雲梂松牖

作室昌五世俾勤墉塗雘以垂庥如堂凛

一尊脊納函針車而効順

家法仰乾清臨上

天與

子即與賢

寶閣陳文泰几端

聖其德有其位

寢門咫尺篤日三問

膳之懷閶闔九重勤夜午

求衣之地朝

待章而秉燭

智木如神畫

接對以褒帷

顧常有喜乃至模椽由舊弗繁興土木之工內帑

積盈無宣索金錢之事備使令於禁闥額猶
未及三千節供用於歲支數止畧逾二萬而
且誌
仁皇之惜福木梳斑存銘
憲祖之遺恩革鞋圍式
座巍勤政曾聞不易蛀燈廡接
端凝具記所藏縣櫝永寶吉祥之
瀕物恒貽淳茂之古風克於邦而克於家識其大以
識其小鋪觀盛事當禮明樂備之辰裒輯彝

章在
文煥
功成之會憶曩日
飴承
萱幄介七旬以登八旬自
誕年筭益
椿庭衍五袠而躋九袠養尊
太上親見
四朝天子之儀瑞報初生倍開百室元孫之祉

寧壽聽金鏞之奏者筵再次行觴

惇敘翔朱芾之班宗家二千增牒伊古帝王家

庭無此樂凡皆朝廷典冊所必登至夫左

太廟右

社稷歲時

輦閒横街東

文淵西

武英今古惘充蘭栱啟朱垣而

幸苑勤藩偹百部之徠淡

紫閣而建標謀凱偉
十全之績地竝連乎宮籞景非翫以蓬瀛開從特筆
之書參仿前編之式先膽
丹綍因記事以纂言繼錄
黃綾備證詩而為史虞百一之罣漏幸重疊以縱
聯從頭載校夫汗青拜手欣陳乎副墨伏頌
德徧紘埏
命基宥密
清寧贊化長曆

萬福之原
彝訓憲章高皖一經之作
嚴恭寅畏所其無逸
聰明睿知足以有臨
統天曰太和中和保和
斂時以建極會極歸極從此
球圖珍重並源通津溯槃瑯嬛仙府之光華即今
瓊笈流傳等周監夏殷崇矩矱先民之制作臣
等肩任踴躍欽忭之至謹將纂次

國朝宮史續編計一百卷併前編三十六卷裝成

十四函隨

表恭

進以

聞

嘉慶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大學士臣慶桂

臣董誥戶部尚書臣德瑛吏部侍郎臣玉

麟臣劉鳳誥工部侍郎臣英和宗人府府

丞臣陳崇本翰林院侍講學士臣施杓侯

補庶子　臣　法式善等稽首頓首謹上

國朝宮史續編目錄

高宗純皇帝諭旨

卷之四

訓諭四

高宗純皇帝諭旨

卷之五

訓諭五

高宗純皇帝諭旨

卷之六

訓諭六

宮殿一　外朝一
卷之五十二
宮殿二　外朝二
卷之五十三
宮殿三　外朝三
卷之五十四
宮殿四　内廷一
卷之五十五
宮殿五　内廷二

書籍十三　經學
卷之八十八
書籍十四　史學一
卷之八十九
書籍十五　史學二
卷之九十
書籍十六　史學三
卷之九十一
書籍十七　志乘

國朝宮史續編卷之一

訓諭

尚書曰命曰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誠以帝王教本身先宮寢之地尤嚴出納所爲言而世爲天下則也臣等謹案
國朝宮史編於乾隆七年復輯於乾隆二十六年排卷三十有六分列六門首登
訓諭溯自
世祖章皇帝範金樹則垂誡深遠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家法相承懋昭
崇訓逮
高宗純皇帝博綜治要內政聿修其在乾隆二十六
年辛巳以前
諭旨固與
三聖典謨後先臚載是訓是行矣由是
化彰久照
貽訓倍周自二十七年迄乾隆六十年歲奉

聖諭實有關於億萬年之大經大法所謂不出家而

教成天下者胥在是焉欽惟我

皇上道本

見知統承

授

受

傳中有自固一以

高宗之心為

心

高宗之訓爲

訓整綱飭紀

瀍度脩明以嚴出入則門禁有常制也以節冗汰

則使令有定額也而且仁必逮下無不周之

隱知必旁燭杜交結之端並宜勒爲典要肅

著彝章臣等奉

旨續修宮史仍依前編六門排次冠以

訓諭起乾隆二十七年壬午迄今嘉慶十一年丙寅

綜括

二典會萃成書敬拜手稽首錄

高宗純皇帝聖諭為五卷

皇上諭旨為一卷

訓諭一

高宗純皇帝聖諭

乾隆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奉

諭旨造辦處工匠向令蘇州織造及粵海關監督等

挑選送京乃該工匠等往往到京未久輒行籍詞

告假造辦處奏請行文本籍令其查明後再行給

假辦理未嘗不是但該處行文往返未免遲緩蘇州廣東工匠甚多此後挑選時應擇其手藝精工而無家累牽制者送京亦可省將來告假紛紛稽查往返之煩著將此傳諭知之

十二月十二日總管潘鳳等將八阿哥下太監王玉年歲繕寫綠頭牌帶領至

御前口奏八阿哥放本家太監王玉為首領請

旨按無官職首領每月賞給三兩錢糧米石奉

諭旨爾總管等殊屬多事阿哥將本家太監放為首

領何必又奏添給錢糧阿哥每月現食月銀五百兩欲添給若干應聽阿哥酌給不必又添賞官錢糧以後阿哥下太監首領以此為例

乾隆二十九年十月十三日總管王常貴奉

諭旨傳諭總管等永安寺遺失陳設一案已經外邊大臣等審明係本處太監王玉柱同本處蘇拉定柱老兒偷竊可見太監劉文掌鑰匙數年並無遺失尚屬妥實因將伊派出孝差所管鑰匙交與太監王玉柱掌管致有偷竊情弊其總管貫進祿係

管瀛臺等處總管理應斟酌將安協太監留在本處當差將平日滑懶太監派撥外差方是賞進祿於此等事件自應留心辦理伊所司何事瀛臺等處不必賞進祿管理着總管王忠管理並將賞進祿交總管治罪至太監王玉柱原係瀛臺當差太監曾有偷竊太監什物之事因首領未經呈報總管以致今日偷竊官物應將彼時首領查明一併交總管治罪再近來各處太監等飲酒賭錢者甚多大抵因久賭無錢必致偷竊本處首領一經知

覺即當呈報總管總管或不具奏亦應從重責處
調撥苦處當差使太監等知此等小事即行呈報
處治自不致偷竊官物併使太監等共知某太監
因行竊賭錢即調撥苦處當差庶各處太監咸知
警戒亦得預為防範邇來各處首領太監每多畏
事遇有賭錢偷竊太監什物並不呈報總管如見
總管時概以無事為辭總管亦不顧問有事因循
日久以致偷竊官物如永安寺之事因不能掩飾
始行具奏此皆素日未經管束所致數年前總管

等尚查拏賭錢太監近來賭錢太監甚多總管等
竟不查拏將此嚴行傳諭各處首領太監等知之
錯派劉文外差之永安寺該管首領本應從重治
罪但既經大臣等已將伊等治罪內裏毋庸另議
乾隆三十年九月十三日總管內務府大臣
等奏
諭旨太監張鳳因盜燬金冊拏獲正法並將失查之
總管太監等分別議處張鳳身為首領乃敢肆行
無忌如此補放首領時該總管等果能慎重揀選

何至似此妄為況首領有何緊要事件但取其老成謹慎而已乃總管等於補放首領時並不加意慎選祇就其平日合意巧使伶俐者保舉太監首領無足輕重不過就其帶來正陪中補放及至補放首領後豈能盡無過愆然從前犯法各案皆從別處發覺從未見總管等參奏一人此皆伊等一味掩飾冀圖無事此等習氣最為不堪以致釀成張鳳盜竊金冊之事譬如中外大臣保舉屬員遇有作奸犯科者皆隨時參劾如瞻徇迴護經他人

揭參並將原保大臣按例降調處分甚嚴豈止僅
以罰俸了事爾總管等處分不過量罰月銀及年
終查辦時尚可邀恩寬免間有不免者伊等即以
為處分過輕此皆太監等由來之惡習不可不嚴
加整頓嗣後除特旨補放首領外其該總管等保
舉首領務擇其行走勤慎為人誠實已過三十年
者方准保舉仍一面報明總管內務府大臣查核
不得任意濫舉如有違例妄保者內務府大臣即
查參嚴加治罪

乾隆三十一年二月初五日總管王常貴奉
諭旨朕於初三日至兆祥所看視五阿哥病症於無意中問及現在患病何能坐起剃頭據五阿哥奏稱福園門外有一民人剃頭甚好著人喚進來剃的朕想阿哥剃頭自有按摩處太監何用外邊民人剃頭今五阿哥既用民人剃頭阿哥中用民人剃頭者諒不止一人著總管查明具奏再福園門係園庭禁地不應令外人出入今既將剃頭民人領至阿哥住所若優伶等輩亦可喚入乎該管總

管及五阿哥諳達等交宫內總管治罪

五月十三日

上於乾清宫

召見大學士軍機大臣

諭曰朕昨見十五阿哥所執扇頭有題畫詩句文理

字畫尚覺可觀詢之知出十一阿哥之手幼齡所

學如此自屬可教但落款作兄鏡泉三字則非皇

子所宜此蓋師傅輩書生習氣以别號為美稱妄

與取字而不知其鄙俗可憎且於豢養之道甚有

關係皇子讀書惟當講求大義期有裨於立身行己至於尋章摘句已爲末務矧以虚名相尚耶皇子中或年齒已長間有書齋名字見之圖章尚無大礙若十一阿哥方在童年正宜涵養德性尊聞行知又豈可以此種浮偽之事淆其見識耶朕昔在藩邸未嘗不留心詩文然從未有彼此唱酬題贈之事亦未私取別號猶憶朕年二十二歲時
皇考世宗憲皇帝因辦當今法會一書垂問汝等有號否朕謹以未曾有號對我

皇考因命朕為長春居士和親王為旭日居士朕之
有號實由
皇考所賜然亦從未以之署款題識此皆和親王所
深悉可問而知也我國家世敦淳樸之風所重在
乎習國書學騎射凡我子孫自當恪守
前型崇尚本務以冀垂貽悠久至於飾號美觀何裨
實濟豈可效書愚陋習流於虛謾而不加察乎設
使不知省改相習成風其流弊必至令羽林侍衛
等官咸以脫劍學書為風雅相率而入於無用甚

且改易衣冠變更舊俗所關於國運人心良非淺鮮不可不知儆惕朕前此御製皇朝禮器圖序特暢申其旨曾令阿哥等課誦通鑑批閱通鑑輯覽於北魏金元諸朝凡政事之守舊可法變更宜戒者無不諄切辨論以資考鑑將來書成時亦必頒賜講習益當仰體朕之思深計遠矣阿哥等誕育皇家資性原非常人可及其於讀書穎悟自易見功至若騎射行圍等事則非身習勞苦不能精熟人情好逸惡勞往往趨於所使若不深自提策必

致習為文弱而不能振作久之將
祖宗成憲亦罔識遵循其患且無所底止豈可不豫
防其漸耶阿哥等此時即善辭章工書法不過儒
生一藝之長朕初不以為喜若能熟諳國語嫺習
弓馬乃國家創垂令緒朕所嘉尚實在此而不在
彼總師傅等須董率眾師傅教以正道總諳達亦
督令眾諳達時刻提撕勸勉勿使阿哥等耽於使
安著將此諭敬錄一道實貼尚書房俾諸皇子觸
目警心咸體朕意毋忽

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十二日奉

諭旨大門上侍衛等皆在內廷當差一切進班扈從甚屬緊要伊等各宜謹慎小心黽勉差務今據領侍衛內大臣等奏稱侍衛等在紫禁城東圍南圍進班及跟隨阿哥等出入有空班者數人進班之散秩大臣非正管之人往往含糊了事請飭散秩大臣等嗣後進班務須嚴查侍衛等語侍衛等疎懶成習朕屢經降旨訓飭伊等仍復不悛皆因領侍衛內大臣平日並不嚴查所致如傅恒阿里袞

係軍機大臣管項甚多無暇及此其餘該管大臣扎拉豐阿兆德達色等所司何事理宜留心稽查嚴加管束嗣後各該管大臣如不嚴查以致因循空班查出必將伊等一併從重治罪并令進班之散秩大臣等留心稽查本班侍衛空班應參奏者參奏應稟知領侍衛內大臣者即行稟知倘不以為事因循故縱被領侍衛內大臣查出將散秩大臣一併參奏再前恐紫禁城內進班之護軍等坐更送籌踈懶特飭委員嚴查至今並未派委日久

又恐怠惰著將此旨並交各該管大臣通行曉諭
侍衛護軍敬謹遵行
乾隆三十五年五月初七日奉
諭旨阿哥等在書房讀書所以檢束身心自當出入
有常跬步必謹如每月派祭
奉先殿等事原可循例逕行其餘或有他故外出必
須以實奏聞庶舉動不得自由且有合於出告之
禮令八阿哥以已事入城並未奏知又不關白師
傅殊屬非理且皇子每出例派散秩大臣侍衛等

護行非惟體制宜然亦所以致其防閑使不得行
止任情越於所使也乃八阿哥僅帶親隨及圉門
護軍數八策騎同往有何急務而忽遽若此縱不
自重其如大體何率此以往或相習效尤無所顧
忌必將肆意遊行無所不至且恐外間愚妄之徒
得以藉端詭遇馴至結納依附諸弊皆從此隱伏
其所關係尤鉅不可不為先事之防況阿哥等漸
皆長成尤宜慎於所習即在書房原非專事儒生
佔畢惟當循循規矩使心志不至外馳且兄弟輩

昕夕相聚砥礪交資盡化其畛域忮忌之見亦甚有益其阿哥等之未習職事者固當以就學為先務即如四阿哥派管武英殿等處六阿哥派管內務府綿恩阿哥派管前鋒統領遇有應行事宜及有與同事大臣商酌者自不妨各就官所辦公其無事之時仍當日理常課即文書畫諸亦可携至齋中正復並行不悖其他更不容稍有曠廢矣至於八阿哥進城之事朕初亦竟不知因近日派諸

皇子諳

黑龍潭分班祈雨八阿哥與十一阿哥同班適伊二人下班之期朕遣八唤至傳旨詢及雨壇事惟十一阿哥對答始知八阿哥之私自入城朕並非有意覘察而其蹟自然發露得以因事提撕小懲大戒未必非諸皇子之福在八阿哥惟當益深感懼即衆阿哥亦當共知加勉方不負朕教育成全恩意若八阿哥謂十一阿哥訐發其私隱懷嗔恨此乃不明理之見諒亦不出此試思十一阿哥當朕問及時設稍為其兄掩飾彌縫豈非欺父若唤

來面詢何能復隱且朕非特慈愛諸皇子為之杜
漸防微實敬念我
祖宗貽澤之長惟期世世子孫永守無斁因不惜諄
諄教迪諸皇子宜善體朕心恪遵朕訓志日篤而
業日修復彼此相親相愛式好無尤方能永承福
履至師傅為諸皇子授讀豈僅以尋常摘句為能
竟不知隨事規勸俾明大義而總師傅則尤當盡
心誨導凡事納之於善勿使稍有過愆方為無忝
厥職今於八阿哥擅自出入一節漫無察覺所司

何事且朕昨歲即聞書房中諸務懈弛乃總師傅從無入奏及一語此非漠不關心即係務為姑息以致阿哥等不復畏憚釀成此事所謂愛之適以害之又豈朕委任老成本意乎若諳達等之不曉事理自取咎戾更不足責備矣今已將八阿哥及師傅諳達分別示儆並為明切誡諭令錄一通實貼尚書房使皇子等朝夕觀省知所勸戒

八月十九日

駐蹕要亭行宮胡世傑奉

諭旨着傳諭王常貴八月十三日係萬壽聖節十四日暢春園總管李文貴即奏總管鄧榮貴病故今歲係六旬大慶太監總管病故何關緊要李文貴豈不知尊卑大體況伊在養心殿當差多年何事不諳今乃糊塗若此即王公大臣如有此事亦不敢具奏着問李文貴伊於雍正年間亦敢如此冒昧乎彼時若果如此已發往黑龍江矣着王常貴問明從重治罪再總管王忠曾於八月初四日擅奏總管潘鳳病故亦屬非是即潘鳳病故亦當俟

過萬壽月或俟啟鑾後發報具奏亦不為遲著將
王忠一併議罪再總管等近來漸無忌憚嗣後凡
遇此等事件毋得於萬壽月妄行具奏至鄧榮貴
病故著賞銀二十兩
十二月初三日奉
諭旨今日偶有詢問四阿哥之事遣人至書房傳旨
知四阿哥因祀神竟未進內祀神行禮原在清晨
祀畢仍可照常進內乃四阿哥藉此為名一日不
進書房殊屬非是但較之夏閒八阿哥自圓明園

擅行入城者其過稍輕此次姑從寬免責向後如
不知省改一經查出不能再為曲恕其師傅諳達
所司何事著即查參議處